

世界文叢

勇敢的女人

(阿爾及利亞)阿西亞·杰芭爾等著



勇敢的女人

(阿爾及利亞)阿西亞·杰芭爾等著

香港上海書局印行

勇 敢 的 女 人

(阿爾及利亞)阿西亞·杰芭爾等著

每冊售價 H. K. \$5.00

香 港 上 海 書 局 印 行

香 港 德 輔 道 中 二 七 一 號

The Shanghai Book Co.

271, Des Voeux Rd. C., H. K.

新華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承印

香 港 西 營 盤 荔 安 里 十 五 號

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再版 $\frac{\text{文}/847}{\text{總}/1708}$ P.158 36K

版 權 所 有 * 翻 印 必 究

目 錄

要命的活·····	〔南非〕彼得·阿伯拉罕·····	一
勇敢的女人·····	〔阿爾及利亞〕阿西亞·杰芭爾·····	一八
仇 恨·····	〔尼日利亞〕欽·阿契貝·····	九〇

要命的活

〔南非〕彼得·阿伯拉罕

我在旅館裏一天的工作從清早五點開始，直到午夜以後才結束。每天一早，我摸黑起牀，借着月光穿好衣服，然後去上工。我走過又黑暗又靜寂的街道，偶爾碰到幾到影子一般的黑人，偶爾也聽到牛奶車的轆轤聲和馬蹄的得得聲響徹那沉寂的街道。有時候，我遲了一些，灑水車已經過去了，街上就水光閃閃的。通常，當人們都在酣睡的時候，我却獨個兒在寬闊而空曠的街道上走着。晚上，幹完了一天的活以後，我又走過這幾條空曠而又靜寂的街道。不過在晚上我常常碰到警察。我總是對他們說，我剛放了工回家去，他們就讓我過去了。在旅館工作的期間，我從沒有白天裏在這個城市的大街上走過。正因為我上工放工時經過的街道是那麼靜寂，我就能清楚地聽到約翰尼斯堡城內嗡嗡唧唧的聲音：這種無沐止的低沉的聲音彷彿是從地底裏發出來的。我管它叫城市之歌，還用它織成許多乏

味的夢想。它成了我黑暗路程中的伴侶。

我每天的工作是從酒吧間開始的。我到了那兒的時候，詹姆總是在拚命地工作。首先，我們把一大堆空啤酒瓶搬到院子裏，然後詹姆得洗成百的玻璃杯，我就倒淨那些煙灰缸，從地上、地毯上、椅子上掃出成堆的煙灰和煙頭。酒吧間裏充滿了吃剩的啤酒和吸剩的煙頭所發出的極難聞的臭味。我們把門窗全都打開，默默地打掃着，直到一股清涼的新鮮空氣透進屋子裏來，逐漸把混濁的臭氣排擠出去。我們得擦亮櫃臺和鏡子，把玻璃窗也擦洗乾淨。等到我們把酒吧間收拾得煥然一新的時候，陽光早已射進來好幾個鐘頭了。詹姆最後把酒吧間查看一遍，對我笑了笑，於是早晨的談話就開始了。

「都收拾好了，必特！」

「彼得·詹姆。」

「必得。你叫必特還是必得都一樣。」

「沒什麼關係。」

「得了，必特。咱們吃東西去吧！」

到了門口，他又停住，回頭看看。

「現在很乾淨，到明兒又不成了。」

「是呀，到明兒又不成了。」

這簡短的對話已成爲我們每天早晨的慣例。

院子後面有一間小屋子，裏面堆滿了一箱箱的啤酒瓶，只剩下一個角落擺着一張小桌子。這就是我們的休息室和飯廳。桌上有一個火油爐子、兩只小鍋、兩只破搪磁杯、兩個搪磁盤和兩把生鏽的湯匙，還有一把斷了半截的刀子。我往鍋子裏灌了點水，詹姆就把爐子點上。我把那鍋水擺在爐子上，然後在一只空木箱上坐下來。詹姆從酒吧間裏帶來了一些吃剩的三明治。我們用煉乳把煮好的咖啡調甜了，就一邊吃，一邊聊起來。

有一次詹姆要在晚上出去，又不想讓老闆知道。他拿來了一張印有店名的信紙、鋼筆和墨水，還有一張舊通行證作樣子。我在紙上寫上日期，抄下那白人寫的字：

「本人僱的本地侍役詹姆，請准予通行。」

我又描下那個白人的簽名。

第二天早晨吃早點的時候，我們談起了通行證的事。

「通行證沒有問題吧，詹姆？」

「我沒用它，必特。我沒碰上警察。」

「你要用的時候，我就給你造一張。」

「好極了。可是要小孩替大人幹這種事是不對的。」

「可是，爲什麼有色人種^①不用通行證呢？」

「這是因爲他們人數不多，必特。要是你們有色人種像黑人那麼多，也得要通行證的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這是因爲害怕的緣故，必特。要是你有很多仇人而又不肯肯定你是否征服了他們，那麼，你總想知道他們在哪裏、在幹些什麼、要上什麼地方去。可能的話，你還要知道他

~~~~~  
①黑人和白人的混血兒及其後代，在南非，地位較黑人高。作者即這種人。

們在想些什麼，因此通行證就很有用處。」

「你也帶着好幾種通行證吧？」

「對一個男子漢來說，一張通行證也就夠了，孩子。但是我們帶着這一些……」  
於是他列舉這些通行證的名稱。

詹姆離開北特蘭斯瓦爾他自己的彼迪村的時候，就得上附近的警察局或者本地事務部去領取「臨時通行證」。這張證件准許他上約翰尼斯堡去。到了這個城市以後，他就領到一張「身分證」和一張「六天特別通行證」。每月他要付「身分證」費兩個先令。有了「六天特別通行證」，他就可以在這六天之內找尋工作。他在約翰尼斯堡待了六天，沒找到工作，也沒上證件處去換新的「六天特別通行證」。第八天他就被捕，因犯流浪罪坐了兩個星期牢。這教訓了他必須按時到證件處去領證件。

他去市郊找到第一個工作，得到了一張「月度通行證」，這也算是他受僱的合同。就像所有的家庭雜役一樣，他在週末有部分的時間可以出去。他跟其他人一樣，也想到夫雷德多普和馬萊營之類的地方去喝點酒，運氣好的話，也許可以找到個女人，或者熟悉一下

城市的生活。可是，這些地方都在他登記的地區以外。爲了要安然無恙地到這些地方去，他就領了一張「旅行證」。後來他漸漸認識了那城市裏的黑人，想在星期天放假的時候去看看他們，就向老板要了一張「當天特別通行證」。到那裏之後，他就到他朋友所在的居留地的地方官那裏領了一張「居留地來客證」。有了這張證件，他才可以自由進入居留地。過了一個時候，他決定跟他的朋友一起住在居留地。他的老板也同意了。地方官和證件處聯繫了一下，證明他除了坐過幾天牢之外，並沒有犯過什麼罪。地方官同意了，他就領到一張「居留證」，然後搬了進去。

他碰到過一個女人，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孩子。她長得很好看，也很會笑，並使他想起自己留在村子裏的那個女人。這是一樁好事情。他們晚上要出去。晚上九點以後要在街上安然行走，他還得領一張「夜間特別通行證」。

和這個愛笑的女人在一起，他很快樂。快樂的時候，他就把證件不當一回事了。他既然是個男人，他就想從他女人那裏得到更多的東西。他要她每天晚上睡在他的牀上。而每天晚上他要回家睡在那張牀上。男人都是這樣的，而這個女人也要這樣。於是他們就到地

方官那裏去。過了一個時候，地方官就給他們一間小屋子，他們就像夫婦一樣住在一起了。可是現在他的工作又出了麻煩。他單身漢的時候，幾小時的工作算不了什麼。就是工作得晚一些也沒關係，因為他就睡在那裏。可是，有了妻子而且和妻子過得滿快活的人總想回家。他這種願望，這種要求和自己的女人在一起的願望，引起了他和白人老板娘之間的糾紛。糾紛越來越多，簡直痛苦極了。最後他提出辭職，要求給他證件，好讓他另找工作，並且要求把工資付給他。白人老板娘却要等他幹滿了那個月才肯發給他證件。可是，在那個月未滿之前，老板娘就把警察叫來了。她撒謊說詹姆偷了東西。這樣詹姆又坐了兩個月的牢。

坐牢期滿，他回到了居留地。可是他的女人已經走了。另外一對男女住了他原來的房間。然後，他就找到現在這個地方來工作。

他狡詐地笑了笑，結束他的故事說：

「一個人的命運就聽任幾張紙頭來擺佈。」

「所有的證件都在這兒嗎？」我問。

「就是這些證件，還有人頭稅、房捐的收據。」  
「那些收據也是證件嗎？」  
「沒有這些收據，鄉下人就沒法走動，必特。」  
他忽然哈哈大笑起來。沸騰似的笑聲使他渾身抖動，愉快的眼淚也從他的頰上流了下來。

「怎麼啦，詹姆？」

「我幾乎把最好的證件給忘了，必特；就是這張證件使我發笑。」

「什麼證件？」

「你是上過學的，必特。」

「上過。」

「嗯，你要是個黑人，穿的、講的都像白人那樣，你就會有這張證件。這是發給受過教育的黑人的，而且這些黑人只講白人要他們講的話。要是你是這樣的一個黑人，必特，你就會有這張證件。」

「什麼證件？」

「我看見一個人有一張。他很驕傲。他把我所有的證件看了看就說他一張也沒有。他說他不用證件。我說：『怎麼搞的？』他說：『我受過教育，所以我就可以不要證件。』我問：『那你就不要證件？』他說：『不帶。』我說：『警察攔住你的時候，怎麼辦？』他說：『我給他看這個。』他給我看一張證件<sup>①</sup>！我說：『是張通行證。』他說：『不是。』就對我生起氣來……就是這樣，這就是一張不是通行證的通行證！」

就在這天早晨，詹姆談起那個在他坐牢期間走掉的女人。雖然這是一年前的事了，他還清楚地記得她的笑聲。他談起她的時候，就像一個人在冬天裏渴望着陽光一樣。他那結實的身體靠着木箱，慢慢地呷着咖啡，充滿血絲的倦眼凝視着空中。他這種強烈的召喚，使我好像也感到這個愛笑的女人就在身旁。我很想知道她的情況。她在哪兒？她在幹什麼？她想過他嗎？她知道不知道他多麼想念她？他倆還會碰見嗎？要是碰見了又會怎樣？……

①指畢業證書。

我們吃完了早點，閒聊了一陣，又開始工作了。

提着水桶、拖布，我們爬上樓梯，到那四十多間要打掃的房間裏去。詹姆走到一個門口，我走到隔壁的一間。我敲了敲門，沒人應聲，我就進去了。

首先倒掉汗水。用剩下的飲水擦洗面盆。我提起白人倒髒水的水桶，盡量把它提得離我遠遠的，瞧也不瞧它就顛撞着走下樓去。倒淨了水，刷清了水桶，又跑上樓來。收拾牀鋪，掃地，拂去塵土。房間裏還有股味兒。我把門窗都打開來。然後打掃隔壁的一間，一間又一間地挨過去。

所有的牀鋪都收拾好了，所有的地板都打掃了，所有的髒水也都倒淨了，還得擦四十個窗子。擦完窗子，還要擦門把手。然後打掃和刷洗樓梯口。還有後院和前門。下午稍晚的時候，又矮又胖的經理總要來巡視一番。他總會找出一些要做的事來。

詹姆和我很少在下午五點以前吃飯。我們往往累得只能一點點咬着吃。靜靜地休息一下是最洽意的。在飯後一小時的休息時間裏，我一定得睡一覺。接着我們又得搬一箱箱的酒瓶，把空瓶箱子搬出去，把滿瓶箱子搬進來。這樣一直搬到酒吧間開門，白人們到他們

自己的房間裏爲止。這時，我和詹姆就分手了。詹姆到酒窖裏去工作，我到樓上去聽客人使喚。

「茶房！」

「什麼事，老爺？」

「給我打茶水來！」

「茶房！」

「什麼事，老爺？」

「過來，把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掃出去！」

「喂，茶房……」

「什麼事，老爺？」

「過來！」

「什麼事，老爺？」

「告訴經理——告訴他本人——跟他說我有個客人。我要一盤茶點。他知道我要什麼。」

跟他說要兩分。」

「是，老爺。」

我去端來了一個茶盤，盤子裏放着一碟新鮮的三明治、兩只玻璃杯、兩包香煙、一瓶威士忌。我敲敲門，那白人把門開了一道縫，向外張望了一下。他把門開大了點，接過茶盤去。我瞥見一個女人的背影。

「拿去，茶房！」

我接過錢，他對着我的臉把門關上。

「茶房！」

「什麼事，老爺？」

「茶房！」

「來了，老爺！」

「茶房！」

最後叫喚越來越少，然後沒有人叫了。酒吧間關門了。詹姆從酒窖裏疲乏地走上來，我

從樓上客房裏疲乏地走下去。一天的工作完了。吃的東西倒是有，可是我們累得吃不下了。

「再見，詹姆。」

「再見，必特。」

又是長途步行，經過黑暗而靜寂的街道走回家去。

每天都和前一天一樣。每天的工作也和前一天的一樣。我們白天幹同樣的活，晚上也幹同樣的活。我回到瑪基<sup>①</sup>家裏的時候，她和她丈夫都已經睡了。我每天早晨上工的時候，他們還沒醒來。我老是感到累，老是想睡覺。我的眼睛充滿了血絲，就像詹姆的一樣。走路來像個鉛人似地沉重、緩慢，也同詹姆一樣。我吃得越來越少，就是不覺得餓，只是累，老是累。第一個星期這樣過去了。每天都和前一天沒有兩樣。平淡無奇的日子。我忘却了陽光是什麼樣的。我得了一種使胸口發痛的乾咳。什麼我也不想；我太累了，只有工作，再就是到了月底得那一鎊錢。

①作者的姐姐。